在線: http://www.goddessfantasy.net/bbs/index.php?topic=91960.0

翻譯:daydayday，6th的最后一个模组。

轉載請標明作者與翻譯，歡迎指正錯處。文件版本刪除了吐槽，如果想看的话请点上方連結。

**『死者的爵士樂』(Dead man stomp)**

這個模組適合剛開始玩的萌新PL與調查員，或來給經驗的PL放鬆一下。這點是很大程度上取決於可能要花很長時間才能完成的場景設置。

這次的事件將發生在1920年代的美國裡的某個大城市裡，如紐約或芝加哥。也以可以用重建的方式轉移到現代的時間點上。

爵士音樂是這個場景的主題和配樂，KP可能會尋找一些1920年代的唱片作為背景(國王奧利弗的爵士樂團(King Oliver’s Jazz Band)和傑利羅莫頓的紅辣椒(Jelly-Roll Morton’s Red Hot Peppers)可能都是很好的來源之一)這種音樂會使人心情愉快。但天黑時請確定把它關小聲點。

這次的冒險由於加入了描繪社會背景的部份而會更加的複雜。KP應小心的確保PL可以充分的發揮調查員的作用，而不是淪為背景的一部份。

**特殊提示**

在這次冒險中調查員的人種是很重要的。在遊戲開始前確定每個調查員的種族。種族的選擇不會帶來懲罰，但提問者的種族可以決定他取得的清息裡有多少有用的成份。在開團之前，請先看一下這個模組並思考一下：例如，如果所有的調查者都是非裔美國人，例如，他們的種族相差太遠、或者全都是白人、又或者全是亞裔美國人時；KP必須想辦法來調整。這個模組的基礎設定是所有調查員都是白人。

"黑(black)"在這個時代可能是一種侮辱；"黑人(Negro)"如果誇張一點來說的話算是有禮貌的；"有色(colored)"這種說法是美國各地普遍認可的，也是相對禮貌的說法，但也存在著一些"有色人種不得進入(no coloreds allowed)"的標誌牌。在美西部和西南部的“有色”定義延伸到亞洲人和印地安人上； “非裔美國人(African- American)”是現在眾所周知的，但對當時的大多數人來說都是模糊的說法，直到1980年代才會變得流行起來。 “埃塞俄比亞(Ethiopian)”是一個嘲笑的白人用語。“黑鬼(Nigger)”是幾乎當時的白人都會毫無歉意的使用的普遍用語，這個字眼只有侮辱的意思。除了黑人之間有時會用來諷刺對方。

**KP須知**

裡洛伊.特納(Leroy Turner)是個爵士樂手。他有一顆破碎的心，一個酗酒的問題和一個詛咒。最後那個是以一個不尋常的小號形體而存在的。他認為那是路易•阿姆斯壯(Louis Armstrong)先生給他的。事實上，把小號送給他的是我們的背鍋神奈亞子。當一個有天賦的音樂家演奏時，這個四閥小號會喚起在聲音範圍內的死者並驅使被復活者們前去復仇。當模組開始時特納還不知道這個件事。當他發現之後他就發瘋了。

一個黑社會老大，阿奇"老大"博納托(Archie the Boss Bonato)和他的手下得知了特納的驚人能力。他們把它當作笑話，但他們的背叛引發了悲劇和災難。

這個模組從某個晚上開始，在藍色天堂舞廳。為什麼調查員會在場的原因則留給KP來決定。他們可能在城裡，或者他們在尋找某個人或者尋找一些線索作為另一個模組的一部分。

****

**藍色天堂舞廳**

藍色天堂舞廳是一家非法供應酒類的夜總會。經營者很明顯的違反了禁酒令。男士們應該穿西裝，而女士的則要穿晚禮服，或被要求只能坐在位於廚房旁邊的棕櫚樹後面的位置。不打沒有領帶的客人是不會被允許進入的。沒有人會在晚上出去而不打領帶。在東部，俱樂部每晚的入場費需要二十美元，包括酒水(酒或水都是一樣的費用)、便餐和小費。每杯飲料兩美元。高級客戶是受到保護的。警察和罪犯都盡量不會來藍色天堂找事。

在藍色天堂舞廳，音樂是最熱門的、氣氛一級棒、而且這裡提供的私釀酒都是進口貨。這是城裡最豪華的酒吧。大量的賄賂讓藍色天堂得以敞開它的大門，所以食物和飲料都很貴。第一場演出大約八點開始。這個地方每晚開放到天亮。

在那扇沒有標記的藍色門後，會有兩個身穿著西裝的高大白人去環視進去的顧客們，如果是窮人、衣著隨便的人、或並非白人但不知怎麼混過門衛而進去的人會被抓住並趕出場。如果一些或所有調查員不是白人，他們將被拒絕入場。如果他們沒有進入藍色天堂，他們可能會在後台找到一條路，並從那裡見證接下來發生的事件。

在警衛的後面，鋪著藍色地毯的樓梯通向舞廳。其地板鋪得很像那個年代的電影院。檢查室面向樓梯。左邊是紳士休息室和樓梯，通往另一層樓的豪華賭場(與這項冒險無關)，右邊是女士休息室和舞廳的入口。兩間休息室都有藍色和白色的大理石瓷磚。鏡子也很多，閃閃發光的鍍鉻水龍頭和配件也是如此。

當調查員通過搖擺門進入主房間時，經理會面帶微笑的示意他們應該跟著他。侍者會四處徘徊，房間裡充滿了爵士樂和談話的嗡嗡聲。

場內非常大。一個華麗的酒吧由左伸展而出，調酒師的臉剛好被由瓶子而組成的線給遮蔽。酒吧對面的一個大舞台舉行樂隊。 酒吧和舞台之間有著處著附有絨毛沙發的小型圓桌與舞池。每張桌子都有一盞可以自由調節亮度的小燈，可供顧客用來私密照明。在上頭，電動吊燈將柔和的藍金色光線投射在在一張張打理的整潔的臉上、臉色蒼白的肥胖男人與染過頭髮、載著珠寶並渴望能一夕成名的的年輕女性。

藍色天堂是一個著名的集會所。紐約的有錢人和舞台明星、好萊塢的電影明星、誠實的政治家和上司、芝加哥商人和暴徒、三藩市的航運富豪和鐵路富二代、來自德克薩斯和奧克拉荷馬的石油商、有錢的狡猾混帳、與土豪們，世界各地的人在經過這個鎮時都會到這裡停留片刻。

這裡的音樂表演由"五星"樂隊所提供。在藍色天堂裡，調酒師、男服務生、司機、合唱團的女孩和男孩、在台上表演藝人都是黑人。而客戶、經理、保安、和老闆都是白人。

**開始行動**

當調查員進入時，俱樂部裡已經擠滿了人。"五星"正在如火如荼的表演著，此時正表演到"Doctor Jazz"的精彩部份，由於打擾到了其他客人，所以免不了要道歉示意一下。經理為調查員找了個在酒吧附近的某個角落的一張桌子當做他們的座位。一個陌生人已經獨自坐在大桌子旁了。他點點頭，但是伸出一隻手放在他旁邊的椅子上以示意他在等人。雖然調查員還不知道，但這名男子是當地會計師皮特．馬努斯科(Pete Manusco)。他等待著一個小混混喬伊．拉森(Joey Larson)。

馬努斯科不會說話，他也沒在聽音樂，他只會緊張的以指尖輕輕的敲打著桌面。他的身材中等、眉毛濃密；如同一條黑色的的絨毛線條，橫跨在他皺著的前額上。與四周的喧囂人群相比，他的舉止相對的拘謹和緊張。一個成功的【心理學】會理會證實陌生人確實在緊張著什麼、而一個成功的【偵查】會看到他臉上的汗珠。雖然他借由視線放在樂隊上以避開調查員的目光，但他似乎沒有在聽音樂。

此時，樂隊表演完了"Doctor Jazz"，並接著表演“Clarinet Marmalade”。

**一個偶然的野蠻行為**

桌子後面的某扇門打開了，某個高瘦並且穿著西裝的黑人拿著一把閃耀著銀色光芒的小號緩緩的從門後走出。他環顧四周並眨了眨眼，顯然想要走到舞台上，但坐在桌邊的馬努斯科與調查員完全擋住了他的去路。

突然出現的男人猶豫了一下，八成是多喝了幾杯的關係。他看了看你們幾人，然後選擇向馬努斯科開口"先生，我在後台迷路了。呃......真的很抱歉，但您願意借過一下嗎?"

馬努斯科對於站起來讓某個黑人走過去有自已的看法。緊張與焦躁明顯不會讓他轉變態度。"小子，找別條路走。不然我不介意把你扔出去。"馬努斯科大聲地說。

熟悉該這個小鎮夜生活的調查員可能認出這個黑人是裡洛伊 特納，一個曾陷入困境的優秀小號表演者(並且相當年輕)。儘管特納喝了點酒，但他並沒有想自殺到會在一群暴徒、種族主義者與政治家的包圍中把這件事大聲的說出來。他尷尬地一邊後退一邊鞠躬"對不起，先生。實在抱歉(Sorry, sir. Sorry, sorry)"。

如果願意的話調查員可以馬上出面讓特納通過，或是假裝正在看遠處的風景而迫使特納回到門後。如果調查員選擇後者，特納會隨即在另一扇門後再次出現並走入舞台。如果調查員讓特納通過，他會感到非常驚訝並真誠地感謝他們。並且調查員可以過一個【偵查】，如果成功的話注意到特納的小號有四個閥門而並不是這個年頭的小號通常有的三個。如果是具有音樂知識的調查員還可能會發現小號上不尋常的銀色裂痕。

在房間的對面，樂隊指揮示意要宣布了某個消息。將人們的注意力拉到了舞台上，很少人會注意到某個穿著一件漂亮的棕色西裝的矮子像個小老鼠般鬼鬼祟祟的從外頭進來了。他將眼光看向人群，然後沿著吧檯在馬努斯科的身上停了下來。 **«(看到這裡請注意一下，這個人並不是特納而是喬伊。)»**

“女士與先生們，尊貴的市長今晚將會和我們一起慶祝他的連任!。市長先生!那個改革者以為他可以擊敗你，但正確的你是不會倒下的(but you can’t keep a good man down)。讓我們將這首歌獻給您!"

現在，舞台上的裡洛伊 特納他皺巴巴的黑色西裝與樂隊身穿的白色夾克形成鮮明對比，但隨著他加入演奏，一股帶有非凡的力量與波動的精準般的音調將他接下來的新曲「死者的爵士樂」帶入了新的境界。帶著不可抗拒的節奏所營造出的頂尖音樂。大多數的群眾很快的都陷入熱烈的舞動中，也證明了這部新作品有多成功。

**客人來了**

通過樂隊指揮的市長致敬的中途，那個像老鼠似的矮子會逐漸向著馬努斯科的背後前進**« (正常來說他前進的位置也是調查員的死角，所以應該不會提前注意到他)»**。他是喬伊•拉森，阿奇 博納托手下的一名槍手；也是馬努斯科正在等待的人。隨著音樂的不斷升溫，喬伊從懷裡拿出了一把幾乎和他一樣大的點45 **«(誇飾法(喬伊的【SIZ】是9)，另雖然這裡沒有說，不過參考後文應該是一把點45口徑的左輪手槍，應該是在COC作品中常出現的M1917才對。)»**並毫不猶豫的從馬努斯科的身後一槍射爆了他的頭。

雖然樂隊的演奏非常大聲，而群眾的叫聲更加響亮。但在一公尺的距離內沒有什麼比一聲點45的射擊聲更響的了。坐在馬努斯科對面的調查員會被從馬努斯科前額的槍孔中如同雨點般飛濺而出的腦漿與骨骼給噴的滿身都是。他或她要SC 1/1d6，其他的目擊者則是SC 1/1d3

當屍體撞到桌子上時，調查員會轉過身 - 也許可以通過一個【幸運】檢定來清楚的看到槍手的臉。但喬伊也會看到他們的臉。他不會留下來聊天，而是將左輪手槍放在他的外套下方並通過裡洛伊 特納第一次出現的服務門冷靜地離開。然後他會跑到藍色天堂的側門並走下台階離開。

調查員可能也可能沒有帶著槍。當調查員跑過了驚訝的警衛與看門人時追到樓梯底部時，喬伊正向停在街區中間的一台灰色的帕卡德走去。成功的【偵查】會注意到帕卡德的車牌已經被抹消了。

在帕卡德裡，小吉米 福斯特(Little Jimmy Foster)已經發動了車子，如果有調查員真的想追上去的話，一個坐在後座的暴徒會用手裡的芝加哥打字機(湯普森衝鋒槍)來對車後方進行長約15~20輪左右的漫無目標的掃射，正常來說這可以阻止任何想追上去的人。看門人與那些不想被射中的調查員會馬上臥倒在地上。那些正站著或追著的調查員有25%的機會被擊中並受到1d10+2的傷害。如果在檢定中投出了1~5的話。則攻擊升級為貫通並造成2d10+4的傷害。

帕卡德和喬伊•拉森的離開基本無法阻止。鼓勵調查員回到藍色天堂去看看發生了什麼事。

**死者的爵士樂**

回到藍色天堂，很少有人知道槍擊事件，但當「死者的爵士樂」結束後這個消息傳了開來。它怎麼能不傳開呢?馬努斯科就那樣倒在桌子上，他的臉倒在由血液、大腦、骨骼和威士忌所組成的海洋之中。給每個人都可以看到他後腦的整齊黑洞與從他的前額上如同紅色漏斗般的穿出彈孔的機會。他毫無疑問的掛了。

但隨著樂隊的演奏，死者的雙手開始啪踏啪踏的拍打著桌面。馬努斯科將自己擺成了坐姿。他的雙眼張開。血液從他額頭上的巨型空洞裡流出，但他仍然站著。他的嘴脣裡滲出了一聲呻吟。任何一個【聆聽】成功的旁觀者都會聽到"喬伊"這個詞。然後馬努斯科轉過身並蹣跚的向著大門走去。目前的圍觀群眾大多已呈現極端驚駭的狀態、樂隊停了下來、經理正一副心臟病發的樣子，皮特•馬努斯科搖搖晃晃的走出了門。在那之後，低沉的尖叫聲接露著他逐漸走入深夜中的步伐。

見證這可怕的復活要SC 1/1d6，成功的調查員會認為，雖然看起來是很嚴重的傷勢。但馬努斯科的傷勢其實沒有外表看起來那麼糟。而失敗的調查員將會明白死者復活了這點。

隨著槍擊事件帶來的吶喊聲和尖叫聲，人們衝出去以免和這件事扯上關係。從市長到清潔工幾乎每個人都在逃命的路上。

有些人的頭腦還在運轉所以他們從後面的小巷離開。但大多數人都走下樓梯，人潮試圖推動著緩慢移動的馬努斯科。他們把他撞倒了，他摔落在樓梯的底部，嚇壞了的顧客在他們恐慌的逃離時踩過他的身上。他一邊發出呻吟一邊試圖站起來，但人潮不停的踐踏著他，使得他變的更加血腥與殘破。當再次看見這個死去的男人時，那兩個滿臉冷酷無情的警衛當下便決定頭也不回的離開，並且再也別回來了。

當人群消失之後，皮特•馬努斯科的遺體鍥而不捨的爬了起來。它抓著自已的腳並慢慢的爬到了街上，試圖尋找凶手。"喬伊!"它呻吟著"喬伊!"它的吶喊裡有一種黑暗並可怕的耐心。

第一輛警車來到了現場，當司機看到那攤曾是皮特 馬努斯科的血淋淋的肉漿時，他嚇的失去了控制。車輛打滑並將馬努斯科剩下來的部份撞在了燈柱上並切成了兩半。在第三次的死亡後，皮特 馬努斯科終於不再動彈了。

**一些小幫助**

樂隊的指揮，米奇•韋斯特(Mitch Wester)注意到被馬努斯科的大腦覆蓋的調查員。"你被擊中了!我的天啊，我的天啊，你被射中了!你還好吧?"一旦發現調查員沒有被打中的話，韋斯特會抓住他的小號和其他人一樣離開。

意外的裡洛伊 特納獨自一人站在舞台上，他靠墻一邊睜大眼睛一邊灌了半瓶酒下去。當他聽到警笛聲時，他會起身朝廁所走去並爬出窗外。如果調查員在那裡，並且在之前讓有他通過的話。他就不會在跟他們說話時喝得醉醺醺的。

"除非你們馬上離開，不然很快就要有麻煩了。來吧，我知道怎麼出去。"他言而有信。一但他們到了外頭，每個人都得為自已打算。

**一個重要的線索**

在從門或窗戶逃離時，不管是韋斯特或特納都會在無意中掉下一張殯儀館的名片。

|  |
| --- |
| **摩根＆杜普** |
| **基督教殡仪馆** |
| **自1851起为非洲后裔家庭服务** |
| **第172号和西查尔斯街** |
| **埃尔哈恩6617** |

手寫在卡片上的是明天的日期

*"上午11點 - 帶上你的號角。新奧爾良風格"*

**政府官員**

羅傑•丹尼爾斯(Roger Daniels)是禁酒令部門的財務代理。 那天晚上他在藍色天堂，如果KP願意，他可以目擊犯罪的過程。

丹尼爾斯是記錄在職官員參與私販酒活動的團員之一。 他年紀約三十出頭，是個誠實的男人，身材高瘦並留著一頭薑黃色的頭髮。他帶著一把槍，但是會盡量避免槍戰。 他夢想著表彰和榮譽，並打算在將來的某天參加政治競選。

丹尼爾斯可以使情節更豐富，這個"代理人"可能會因為調查員參加私販酒或是敵對的幫派這麼做而與他們扯上關係。他可以跟隨調查員，並提供適時的救援。他可能是一個盟友、一個障礙、或只是如同配角般穿插其中。他是KP的資源，他從不會喝酒。

**那晚的調查**

調查員可能會留在藍色天堂幫助警方。只要他們說真話，他們的陳述就被採納，然後他們就可以回家了。

如果錯過藍色的天堂的事件與目擊馬努斯科的步行的調查員可以透過附近的醉漢打聽到相關的情報，如果如果調查員有汽車，也許一些身份高貴的夫婦會在找不到出租車時試圖讓他們幫忙，並將這個故事與之聯繫起來。

如果調查員試圖找到樂隊的成員，很少有黑人承認對其他種族的人有所了解，即使是同行音樂家。如果調查員非常努力，有人可能會建議米奇•韋斯特明天將的參加弗雷德•費耶特(Freddie Fayette)的葬禮。烏克雷西亞•博登(Ukrezia Borden)一個年齡大到足以無所畏懼的黑人婦女會告訴他們"不要找那條樂隊麻煩，他們什麼也沒做。" 鼓手巴斯特•沃頓(Buster Bedson)會把一隻雞腳放在他的鼓裡。"是的先生，你知道那是什麼意思。"那不是真的，是轉移對於巫毒有著過份警惕的調查員的方式。

**今晚的總結**

透過讓玩家過一些檢定以暗示他們馬努斯科是被人復活的，也許是【神秘學】或【克蘇魯神話】等等。一個成功的【靈感】可以指出馬努斯科是在那首新歌『死者的爵士樂』表演完後才復活的。如果現在玩家還沒有與特納連上線，那麼一定要安排他們參加費耶特的葬禮。

根據調查員的反應，可以為他們提供幾條不同的路線。更重要的是，這應該導致他們前往費耶特的葬禮。

**早報**

早報上會有關於馬努斯科的照片，並告訴你這個可憐的人在受到了致命的傷害後以自已的意志力來驅使自已能夠不放棄的堅持求生。諷刺的是就在他快要可以得到幫助時卻被趕來救他的人撞成兩截了。接下來的幾天報上會出現一些對於生命意義的反思的議題。

皮特•馬努斯科被確定為一名個體經營的會計師，一名在記錄上清白無比的人，因為一時的軟弱而誤入了藍色天堂舞廳。 警方認為他可能是被某些犯罪分子給欺騙了。

市長辦公室宣布查封藍色天堂舞廳，並感謝這隱藏著邪惡與犯罪的糞坑被及時揪出。俱樂部經理的羅蘭•馬洛(Roland Marlow)先生在受到大量的輕微控訴之後就暗中保釋了。

政府官員羅傑．丹尼爾斯(Roger Daniels)證明藍色天堂正在賣私酒。 丹尼爾斯設法讓大多數日報中都會出現他的照片。他的職業生涯已經開始了。

**解放者和工會領導(The Emanicipator & Union Leader)(這兩個都是報紙的名字)**

在報攤中也有著黑人的早報。與其他報紙相比，在語調和報道上的差異令人十分吃驚。它的頭版與任何的白人早報都不一樣，除了某種提到英埃蘇丹的騷亂報導外。

一個關於黑人民族主義者馬庫斯．加維(Mr. Marcus Garvey)先生的長篇故事，照片中的他穿著華麗的軍裝。另一個則是由NAACP(美國全國有色人種協進會)的杜波依斯先生(Mr. Du Bois=W•E•B•杜波依斯)討論關於美國南方的佃農制(原文sharecropping，翻譯有交谷租種制、分成佃農制、雇農制等等)對於非裔美國人的健康、教育、與生計的影響。其他的故事大多在討論黑人的興趣與個性，成功的【靈感】檢定可以推論出其他的報紙是特別計對白人讀者所設計的。它們幾乎與這份黑人的早報沒有任何重疊，甚至是有關棒球的故事。這份黑人早報上同樣的沒有提到馬努斯科的慘死。

一個成功的【幸運】檢定會讓調查員注意到「摩根＆杜普」殯儀館的廣告。

在葬禮公告專欄中，他們會看到弗雷德裡克．林肯．費耶特(Frederick Lincoln Fayette)的出殯隊伍將在今天早上11點由摩根＆杜普出發，領隊樂手是他的妹夫米奇．韋斯特。

在解放者報社或在最靠近報社的圖書館分館進行研究(或與韋斯特的談話中得知，由於他的名字出現在電話簿上)會知道費耶特先生在槍擊事件的兩天前因意外而死亡。伊麗莎白．韋斯特．費耶特(Elizabeth Wester Fayette )倖存了下來。費耶特先生生前擁有一台自己的車，並以其擔任葬禮上的靈車。

**皮特．馬努斯科**

馬努斯科的辦公室和公寓的號碼都可以在電話簿上找的到。迅速採取行動的調查員可以搶在警察之前先到那兩個地點。在辦公室，他們會發現鎖已經被破壞了，所有有標示"B"的文件也全被刪除。一個成功的【偵查】會在廢紙簍裡發現一個潦草的紙條。

*M先生，你金晚因該來藍色天糖與我碰面來好好討論一下關於尼的賤康與人身安全。*

*J.*

(紙條的主人就是喬伊。原文就是錯字連篇，在下面附上沒錯的版本)

*M先生，你今晚應該來藍色天堂與我碰面來好好討論一下關於你的健康與人身安全。*

*J.*

對馬努斯科的公寓的搜索結果會找到一本阿奇"老大"博納托的剪貼簿。剪報上的資料日期約可以追溯到一年半前。調查於馬努斯科的存摺會發現在那段時間中他的賬戶裡每月都會有1000美元的存款匯入。

**不知從何而來的謠言**

打給警方問問或與調查案件的員警聊個幾句的話。對方會透露驗屍官證明馬努斯科頭部的傷口已經導致他在中槍的當下就已經死的不能在死了。他的大腦過半被子彈撕碎或轟飛。照理來說馬努斯科是不可能做到調查員目擊到他做出的那些事的。

**費耶特的葬禮**

在黑人家庭的葬禮上，其他種族的人會受到什麼樣的歡迎取決於他們自身的行為：好奇的人將被冷落、粗暴的不速之客將受到威脅和驅逐、那些表達真誠的哀悼之意的人將得到感激，失去親人的家屬將得到安慰。讓調查員尋找自已的內心深處的感覺。

在某些時候可能會有人會隨便問問PC與死者的關係。這是一個很自然的問題。無論調查員提供任何信息都會很快的被人群所了解。

葬禮結束後，六名抬棺者會帶著一個長長的松木棺材從大廳裡出來。兩個騎著摩托車的黑人警察會在前頭帶路並在路口疏散交通。五星樂隊會演奏著"我將在審判日見到你(I'll See You In C-U-B-A)"並與哀悼者一起跟在後面。

執來越多的人隨著遊行隊伍向穿過街道走向公墓的路上加入了。五星樂隊緩慢而深情的表演著一首又一首的送葬曲，樂隊們在棺木後面排成一排，韋斯特在最前面，鼓手在最後面，他的低音鼓綁在胸前。所有人都壟罩在嚴肅和崇高的氣氛之下。

在通過某些店家時，調查員會忽然有種正在被窺視的感覺。一個成功的【偵查】檢定會從人群中查覺到裡洛伊.特納正站對街的一家店門口，一邊抽著煙一邊看著遊行通過，但找出了特納並沒有消除那種有人在偷窺自已的不祥的預感。

特納熄滅香煙並走出去，抬起了他的小號隨著樂隊演奏起了"與你同行(Closer Walk With Thee)"。他走在韋斯特的身邊，把嘴脣放在小號上，並完美的伴隨著著韋斯特的短號的旋律吹奏出了憂鬱的音符。通過人群中無數的低聲讚嘆證明了這音樂的美妙。

但在特納的喇叭響起不超過二十秒後，一個成功【聆聽】可以發現一股從棺材裡發出的呻吟聲。聽到這個聲音的人請SC 0/1d2。

**其他死者的爵士樂**

抬棺者們的腳步忽然因為棺材的重量變化而扭動了一下。他們嚇了一大跳，滿臉混亂與驚恐的看著對方。人群倒抽了口氣，音樂也停了，接著棺材的蓋子就這麼被撞開來。如同抬棺者放下他們的重擔後再次將其抬起似的，已死的弗雷德．費耶特從中爬起 - 以某種死灰、臃腫、困惑的方式。現場陷入了一片尖叫、恐懼、驚慌之中。看到這一刻的調查員請SC 0/1d6

有很多人都試圖幫助正在嘗試移動並看起來十分瘋狂的弗雷德，如果調查員打算壓住他使他安靜下來必須通過一個成功的【STR\*5】的檢定。

伊麗莎白．費耶特走到她死去的丈夫面前，並掀開她的黑色面紗。她看起來滿臉淚水並低聲的說"弗雷德，是你嘛?"弗雷德停下了蹣跚的步伐，看著處於震驚的她並意識到了自已的現況。他垂下了自已的頭併發出了可怕的尖叫。他跪倒在他妻子的膝蓋處，並以雙臂顫抖地抱著它們，然後他不動了。他再次死去，並且不再復活了。

人群開始喧嘩，並開始對葬儀社的業者，杜普先生與兩個陪他一起遊行的助手人發火。最常聽到的詞是"活埋!"，在警方的幫助下，這三人避免了受到圍毆。

調查員可以使用他們的【快速交談】或【信用】來進行干涉。任何帶有誠意的嘗試都會使他們在現場的人群中獲得好感。米奇．韋斯特可能會想起自已昨晚曾見過調查員們。

**監視者**

在混亂期間，要求調查員過一次【偵查】。成功的人會注意到某個穿著棕色西裝的矮小白人。他轉身離開並輕快地走向等在一旁的灰色帕卡德。昨天晚上在藍色天堂目擊事情發生的調查員會意識到這個人就是殺害皮特．馬努斯科的凶手。灰色的帕卡德會在任何調查員打算通過人群並抓到他們之前就會離開。喬伊．拉森一直跟蹤調查員。昨晚他們都看到了他的臉。現在的他十分緊張並開始想也許自已應該同樣的"照顧"調查員們。在目睹了費耶特與馬努斯科以同樣的方式復活後，他會匆忙的離開並試圖告訴博納托老大他看到了什麼。

**裡洛伊．特納**

如果沒有人阻止他，特納會在騷動時溜走。特納的小號演奏似乎兩次都喚醒了死者 - 這可是種不平常的天份。如果某個調查者想要聊聊天，只要請他喝一杯特納就會同意。他會帶著調查員到附近的酒吧。

他被之前的事給搞迷糊了。"我吹了十年的小號，都沒有發生過類似的事。"任何帶有同情或感性的言論都會讓他開始說話。

他的新小號是路易•阿姆斯壯先生在幾天前送給他的。那天他正在某個隨處可見的地方表演著，當他走到外頭打算吹吹風時，阿姆斯壯從巷子的另一頭向他走來"你真是個好音樂家，裡洛伊，我希望你能有一把我的小號(原文horn，同時也有角、觸角、觸須的意思)。"阿姆斯壯當場就給了他小號。

通過一個成功的【心理學】檢定會發現特納並沒有在描述他怎麼拿到小號這點上說謊，但他有些事沒說。如果繼續追問的話特納會說"阿姆斯壯先生的眼睛，夥計，它們看起來像是一個漆黑的池子似的。真的很奇怪!"特納不會重複這句話因為他會突然想起阿姆斯壯/奈亞拉托提普當時說的某句話"你吹奏這個喇叭時，寶貝，你會把死人吵醒的。"

代替了尋常的三個閥，這把小號有四個閥。它的銀色表面有種某種裂紋，就像蛇或鱷魚的表皮似的。這把小號的管口(bell)裡可以看到一個由數種奇怪的符號環繞成的圓圈 - 不管是【神秘學】或【克蘇魯神話】都無法辨識出它是什麼。

特納不會賣或借出這把小號。"這把小號是我的生命。它將我的身體和靈魂縫接在了一起。我從沒看過這麼好的喇叭。"

**調查裡洛伊．特納**

通過【議價】、【快速交談】、【說服】或【信譽】，與一些錢，調查員可以在一天之後大致了解到裡洛伊．特納的情況，特別是如果他們禮貌並友好的話。提到費耶特的葬禮可以用來和他人做情報交流。關於那件事的謠言正甚囂塵上。或者，如果已經認識米奇•韋斯特並與其有一定交情的話，他可以提供所有的情報。特納在社會上不受歡迎，甚至在音樂家中也不受歡迎——他太過不負責任。當他得到一份表演後，在約一周後就會翹掉工作去狂歡並失去工作。不管他說多少次他會做，最後他都沒有做到。

但人們還是對他保有一些同情。特納的心已經碎了 - 從兩年前，他們兩個一起從新奧爾良回來之後。特納的愛人瑪妮•斯梅頓(Marnie Smeaton)被一台灰色的車輛給撞死了，車子沒有停下來，人們認為可能是某些大學男生開的車。

特納住在第174街的一個小房間裡。他擁有一個小號、兩件西裝、三件襯衫、四盒樂譜、還有一個放了張面帶微笑的年輕女子的相框。

**路易•阿姆斯壯先生**

隨著一個黑人戲劇機構的中介，調查員可以接通阿姆斯壯先生的電話。 為了完成連接，他們需要整整一大袋的銅板，與兩個成功的【快速交談】、【信用】、或【幸運】。阿姆斯壯在1922年至1924年期間住在芝加哥，與國王奧利弗1924-25年在紐約的弗萊卻韓德森大樂團(Fletcher Henderson)一起表演，並於1925年返回芝加哥。

路易•阿姆斯壯的脾氣很好，但他卻被問題給難著了 - 他是聽過裡洛伊．特納這個人，但從來沒過他的演奏。也沒有給任何人一把小號。

|  |
| --- |
| **一個綁架**  葬禮後，喬伊•拉森綁架了裡洛伊．特納。這個動作將代表模組將要結束，所以KP在發生之前準備好所有細節。綁架可能會發生的在調查員與他談話之後、晚上在特納的房間裡、或在其他特納一個人處於酒醉和悲傷中的時間。調查員必須目睹綁架事件 - 也許他們剛剛完成對特納的背景調查 - 或者KP必須為博納托的幫派提供另一種聯繫。  半個街區外，裡洛伊．特納正要過馬路，一台灰色的帕卡德繞過拐角。它在旁邊停著了，然後兩個白人走了出來，合力抓住了特納並塞進車裡去。接著汽車就開走了。綁架在幾秒鐘內就結束了。  如果調查員有車，他們可以跟著。如果調查員步行的，一輛出租車會在拐角處停著。無論在那種情況下，他們都需要一個成功【汽車駕駛】技能才能跟在帕卡德的後面而不被發現。駕駛的調查員請檢定(如果是出租車司機班尼的話有60%的【汽車駕駛】)  如果檢定失敗，小吉米(【汽車駕駛】70%)會試圖甩開調查員逃跑。有興趣的KP可能會希望為汽車追逐做準備。或者以【汽車駕駛】來投d%，先連續兩次失敗的的人就失敗了。其他的司機可能有自已的辦法，要嘛調查員失去帕卡得的蹤跡、要嘛重新建立追蹤，而不會被再次發現。如果帕卡德逃脫了，那麼需要連續成功的【幸運】與【偵查】檢定才可以發現它停在一個大型車庫旁。這是一個孤獨的地方，位於雜草草叢生的地段和倒塌的建築物之間。車庫的門沒鎖。 |

**喬伊的驚喜**

博納托的手下在車庫裡負責裝卸從外地運來的白酒。兩輛尚未裝貨的大卡車在停在裡面，它們可以為藏在下方的調查員提供掩護。在車庫後面的大房間已經改成了辦公室和住處。商店的出口在一條小巷後面，窗口以舊報紙當成窗簾，但是他們的紙又舊又破。調查員在小巷裡可以看到和聽到裡面發生了什麼。或者他們可以進入並在無人看守的門前偷聽。

給他們足夠的機會去打斷下面的內容。

特納從車庫裡被帶入辦公室之中並綁在椅子上。他的手和胳膊都是自由的。他們把他的小號遞給他。喬伊．拉森則在旁邊站著。伴隨著其他兩個混混，第五個並且是最後一個人緩緩的走入了建築中。阿奇．博納托，穿著一件長袖襯衫，並且從叼著的哈瓦那雪茄上吹出了一陣煙霧。

這一幕的意義是讓特納面對他的小號裡持有的力量，這一點會使他發狂。

博納托問特納就是這個男的嘛?喬伊回答是。博納托要特納重複一次自已看到了什麼，喬伊描述了葬禮與死去的費耶特是如何重生並行走的。喬伊說他的黑人女友勞蕾特說那是巫毒法術，與這幫黑道可以利用它。博納托啍了一聲並吹了陣陣的煙霧。接著他問喬伊說確定嘛?喬伊回答他非常確定。

"別搞砸了，喬伊，就像你對馬努斯科做的那樣。"

喬伊說:"沒門，老闆。"

"那是件愚蠢的工作，喬伊。以前藍色天堂能夠開的下去是我在經營，我叫你做的就只有警告那個人，喬伊。現在我得請一個新的會計。“

博納托老大重重的啍了一聲，他對站在他與喬伊•拉森的槍手使了個臉色。"好吧，喬伊，讓我們來看看你說的對不對。"他看著喬伊的手。"我要你開槍射你自已。"房間裡靜悄悄的。喬伊．拉森的臉上一陣抽搐，但沒有移動。

"聽著，喬伊，這個黑人可以讓你復活，就像你說的那樣。那還有什麼問題嗎?開槍吧。"

當喬伊依舊不肯動作時，博納托老大叫小吉米動手。在可怕的危險中，喬伊試圖拔出他的加長型點45左輪。但老大輕易的就先開了第一槍。而第二槍則無庸置疑的打穿了喬伊的心臟。小吉米在還在流血的屍體上聽了一下"老大，他死了。"

阿奇老大搖了搖頭。"喬伊，我老是告訴你把槍搞的太大會很難拔的。"他將頭轉向裡洛伊．特納。"好了，爵士樂手，吹吧。"

特納緊張的吞了一口口水，接著他開始吹奏"上流社會(High Society)"。幾秒過後，喬伊開始抽搐。然後他慢慢的站了起來，包括裡洛伊．特納在內的每個人都咒罵了起來，但阿奇老大要他繼續吹。拉爾森滿身鮮血的蹣跚著向博納托走去。小吉米抄起了他的湯普森，並向拉爾森的屍體射了二十幾發子彈。特納一邊咯咯地笑著一邊開始演奏起了“老虎的散拍(Tiger Rag)"，而依舊在行走的屍體正在抽搐與舞動著。大量的子彈撕開了喬伊的屍體並將他轟成碎片。子彈的聲響響過了整個房間，濃烈的血腥味和火藥味徘徊在這裡。衝鋒槍已經打空了。而拉爾森正遍布於墻壁與地板上。沉默的混混們默默的比了個十字並開始喝酒。而阿奇老大則咒罵著這不可能是真的。目擊到這個事件的調查員SC 1/1d6，

**然後呢?**

調查員做了什麼來分散暴徒的注意力?如果沒有，也許這些混混們基於過度震驚的原因，他們切斷了特納的繩索，把這個正在流汗、發抖的人推出了門，並且試圖去忘記剛剛發生的一切。

或者博納托會認為特納是有用的。他把這個正在咯咯地笑並毫不反抗的人交給小吉米，並要他把特納關在一間名叫Mama Changelle的妓院的地下室裡。在路上，特納從車裡跳出來並消失在人群中，停在這裡並給調查員一些思考的機會。

或也許調查員會發現某些公正的警察在混亂發生前就來到現場。 在這種情況下，流氓被捕。 在現場可以找到從馬努斯科辦公室裡存在的標記著“B”的記錄博納托犯罪事證的檔案。

在任何情況下，無論是從博納托、調查員還是警察的手裡逃脫出來，瘋狂的裡洛伊．特納都會跑到瑪妮•斯梅頓的墓碑前。

**裡洛伊的藍調**

特納從建築物裡逃出，他消失在城市裡。如果調查員沒猜到的話，一個成功的【靈感】會提示特納現在已經發瘋了，會去墓地復活自已的愛人。瑪妮•斯梅頓或許已經死了並且正躺在她的墓穴裡。但她的真愛將會有把她帶回來的方法。即使在幾年之後他也可能會繼續嘗試，無論調查員有多快找出答案，裡洛伊．特納都會先他們一步到達墓地。

在那裡，守墓人可以指出她的墓穴。也許調查員們會在數百碼外發現特納正以某種帶著深切的渴望的姿勢向某個地方緩緩走去。一些適當的描述與【幸運】、【偵查】檢定可能會造成很好的效果。當他們到達那裡時，特納已經在瑪妮•斯梅頓的墳墓附近準備好了，他將小號翻轉、臉頰吸氣、腳在地板上拍打著以計算節拍。"各位，下一曲是為了瑪妮。"他喃喃自語著，並開始演奏。

他為了他所浪費的生命、為了他對酒精的熱愛、為了他從未奏出的音樂、為了他失去的瑪妮、為了他所放棄與欺騙的一切所開始演奏，小號的音符有某種悲傷的甜美，如同生命本身般美妙而輕巧。這個節奏是不可阻擋的。

地面開始震動；大理石天使的翅膀裂開並掉了下來；石製的墓碑開始傾斜與崩潰。無數特納的小號傳到那裡，死者都會呻吟並回想起自已的事。瑪妮•斯梅頓聽到自已的戀人的演奏並掙扎著布滿皺紋與裂痕的不生不死的身體向上爬行。無論從那個方向都傳來咯吱聲與晃動聲、行走聲與移動聲。死者正在向上爬出。在這裡請SC 0/1d3。

如果特納清醒過來，他會看到了正在發生的事情。如果他能逃走，他就會這麼做。跳過起伏的墳墓與搖晃的石板，並跑過正喀擦作響的並敞開的墓穴。如果他還有空閒時間的話，他會再次來到這裡演奏。

如果特納被射殺或刺死，他會搖搖晃晃地重生，把喇叭貼在自己流血的嘴脣上，閉起眼睛，開始吹奏。陣陣刺耳的聲響從小號前方傳來，他生命的氣息，雖然他死了，但回音復活了他 - 他不斷的在吹奏。現在他死了，再也不需要花費空氣來呼吸了。所以刺耳的音符繼續咆哮、共振、無限擴大著。小號的聲音逐漸擴大，直到它的力量震碎了墓碑與轟開了墓門。目擊了特納的死亡會失去1d6的san值。

無論是死是活，特納都會繼續演奏直到整個墓地都獲得到自由與重生，每個搖搖晃晃的屍體都記的他或她是因為誰而變成這樣的、每個舞動與蹣跚的前進者都意味著單獨的陰郁復仇(原文separate cloudy vengeance)、每個復仇的概念都正在被無限的放寬與和變大，以涵蓋越來越多的活人。調查員現在要SC 1d6/1d20，並有可能被隨機復活的死者而襲擊死亡的危險。

從虛空望著此處的奈亞拉托提普正咆嘯著刺耳的笑聲。而在宇宙的中心，阿撒托斯的宮殿，特納的小號聲傳到了這裡，與盲目痴愚的尖銳並恐怖的長笛合奏聲不可區分的的混和在了一起。

**結局**

如果墓地裡的屍體復活，KP就要決定他們的性格，以及生者如何看待他們。這種死者復活的故事都會被當成瘋子的胡言亂語來看待，當局會將墓地裡的亂象歸咎於破壞者。

如果調查員組止了特納，但是殺了他的話，就扣他們1d3的SAN值。如果特納被組止但還活著，則給他們2d6的SAN值回覆。破壞小號會獲得1點SAN值。

在謀殺現場抓住博納托老大，會獲得了1d3的SAN值與1000美元的報酬來自警方分享，但最終只有小吉米被判誤殺與藏有武器。他十一個月後就獲釋了。藍色天堂會在十天內重新開放，重新粉刷過並鋪有地毯，準備再次開業。

如果他還活著，裡洛伊．特納會在精神病院裡度過餘生，他已經完全並不可逆轉的瘋了。默默的在阿撒托斯的宮殿裡演奏，每晚都在等待他心愛的瑪妮來訪。

如果他們的關係很好，幾周之後，韋斯特發送調查員由五星樂隊在馬努斯科的謀殺之前留下的第一個副本記錄。在其中的一面記載著『死者的爵士樂』(Dead man stomp)，特點是由裡洛伊．特納進行的小號獨奏。

**數值**

數據發生在運用他們的場景中。那些從死而復生的人是僵屍。每一隻在受到子彈或穿刺武器時都只會受到1點的傷害，而所有的其他攻擊則只受到50%的投出傷害，每一隻僵屍都會繼續攻擊直到HP歸零。看到一個僵屍在正常情況下要SC 0/1d8，但應該考慮實際屍體的情況下調整。如果一次看到大量的僵屍會直接失去最大SAN值消耗值8點。

裡洛伊．特納，28歲，酒精中毒的音樂家

STR:12 CON:14 SIZ:16 INT:11 POW:09

DEX:18 APP:10 EDU:09 SAN:39 HP:15

傷害加成:+1d4

武器:拳擊/廝打50%，傷害1d3+db

　　 不潔小號92%，25hp，演奏時可喚起死者

技能:持有白酒65%，即興演奏72%，演奏小號92%

喬伊•拉森，24歲，持槍歹徒

STR:12 CON:11 SIZ:08 INT:10 POW:07

DEX:16 APP:07 EDU:11 SAN:23 HP:10

傷害加成:0

武器:點45長管左輪60%，傷害1d10+2

　　 湯普森衝鋒槍45%，傷害1d10+2

　　 彈簧刀64%，傷害1d4

皮特．馬努斯科，40歲，僵屍會計師

STR:17 CON:15 SIZ:11 INT:0 POW:01

DEX:06 APP:06 EDU:0 SAN:0 HP:13

傷害加成:+1d4

武器:拳擊/廝打30%，傷害1d3+db

　　 擒抱25%，特殊傷害

米奇•韋斯特，39歲，樂團領導。

STR::14 CON:14 SIZ:15 INT:15 POW:17

DEX:13 APP:13 EDU:10 SAN:85 HP:15

傷害加成:+1d4

武器:無

技能:作曲48%，快速交談43%，急救41%，說服67%，演奏短號77%，心理學36%，唱歌54%，偵查52%。

羅傑•丹尼爾斯，31歲，聯邦調查局的密探

STR:13 CON:12 SIZ:15 INT:16 POW:13

DEX:12 APP:11 EDU:15 SAN 65 HP 14

傷害加成:+1d4

武器:點38左輪50%，傷害1d10

　　 擒抱50%，特殊傷害

　　 拳擊/廝打60%，傷害1d3+db

技能:會計45%，汽車駕駛60%，法律55%，聆聽67%，說服47%，藥劑學15%，偵查62%，追蹤13%。

弗雷德．費耶特，27歲，移動的僵屍

STR:24 CON:27 SIZ:17 INT:0 POW:01

DEX:07 APP:06 EDU:0 SAN:0 HP:22

傷害加成:+2d6

武器:絞殺35%，傷害1d8

　　 擒抱35%，特殊傷害

　　 拳擊/廝打20%，傷害1d3+db

阿奇"老大"博納托，46歲

STR:13 CON:16 SIZ:15 INT:13 POW:13

DEX:14 APP:09 EDU:12 SAN:47 HP:16

傷害加成:+1d4

武器:點45短管左輪60%，傷害1d10+2

　　 拳擊/廝打64%，傷害1d3+db

技能:快速交談71%，找出底線59%，法律13%，聆聽48%，冷笑78%，偵查51%。

**小**吉米福斯特，34歲，逃脫者

STR:17 CON:17 SIZ:18 INT:10 POW:14

DEX:12 APP:08 EDU:10 SAN:61 HP:18

傷害加成:+1d6

武器:湯普森衝鋒槍73%，傷害1d10+2

　　 黃銅指虎58%，傷害1d3+2+db

　　 棒球棒52%，傷害1d8+db

喬伊•拉森，24歲，爬行的僵屍

STR:18 CON:17 SIZ:08 INT:0 POW:01

DEX:08 APP:03 EDU:0 SAN:0 HP:13

傷害加成:+1d4

武器:擒抱25%，特殊傷害

裡洛伊．特納，28歲，僵屍小號手

STR:18 CON:21 SIZ:16 INT:0 POW:01

DEX:19 APP:05 EDU:00 SAN:0 HP:15

傷害加成:+1d6

武器:擒抱25%，特殊傷害

　　 不潔小號100%，25hp，演奏時可喚起死者

六名警察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名称 | STR | CON | SIZ | DEX | POW | HP |
| 布瑞恩 | 13 | 16 | 14 | 16 | 13 | 15 |
| 马克 | 17 | 14 | 13 | 12 | 11 | 14 |
| 伊恩 | 13 | 12 | 12 | 11 | 09 | 12 |
| 迪伦 | 12 | 11 | 15 | 11 | 10 | 13 |
| 大卫 | 15 | 13 | 13 | 10 | 11 | 13 |
| 比利 | 16 | 10 | 12 | 18 | 15 | 11 |

伤害加成:+1d4

武器:点38左轮手枪40%，伤害1d10。

　　警棍40%，伤害1d6＋db

　　擒抱40%，特殊伤害

六个暴徒或葬礼上的前进者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名称 | STR | CON | SIZ | DEX | POW | HP |
| 佛雷格 | 13 | 12 | 12 | 11 | 10 | 12 |
| 珍妮佛 | 12 | 14 | 14 | 10 | 11 | 14 |
| 弗格森 | 12 | 11 | 15 | 11 | 11 | 13 |
| 约翰 | 13 | 15 | 15 | 16 | 12 | 15 |
| 卢吉 | 12 | 17 | 17 | 12 | 09 | 17 |
| 马特 | 14 | 12 | 12 | 08 | 15 | 12 |

伤害加成:+1d4

武器:点38手枪35%，伤害1d10(只有暴徒有)。

　　棍棒40%，伤害1d6＋db

　　拳击40%，特殊伤害(都有)

六个复活的死者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名称 | STR | CON | SIZ | DEX | POW | HP |
| 斯宾塞 | 24 | 27 | 14 | 09 | 01 | 21 |
| 尼克 | 19 | 15 | 14 | 07 | 01 | 15 |
| 东野 | 21 | 21 | 18 | 06 | 01 | 20 |
| 所罗门 | 21 | 18 | 14 | 06 | 01 | 16 |
| 少校 | 23 | 24 | 16 | 05 | 01 | 20 |
| 约旦 | 27 | 17 | 10 | 04 | 01 | 14 |

伤害加成:+1d6

武器:擒抱25%，特殊伤害

　　 咬20%，伤害1d2